

一五十一

：十五年圖書館員生涯

喬衍琯 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

· 續本刊十卷四期頁28至29

辛 勤卅年 54年秋，博覽會結束，前北平圖書館寄存
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102箱善本，也隨展品一併運回
國。在協助清點、編目、分類等工作時，當然也可得到不
少進益。中央圖書館的善本，都裝在箱中，堆集起來，平
時很難接觸，祇有在展覽或讀者借閱時，才能利用機會翻
一下。這批兩萬多冊的善本，則要接觸得多些。也就在這
時，北平故宮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聯合管理處，
改組為故宮博物院，遷到臺北市外雙溪。慰堂師奉派任院
長，仍兼館長。一年後，辭去館長，而由屈師翼鵬接任。
從民國22年籌備起，慰堂師共擔任了33年的館長，而中間
由京遷渝，由渝返京，再遷運來臺，以至在臺復館，中間
歷經艱辛。這三十年中，館務固然不斷進展而持續成長，
不過一般人總希望變。

聯 合目錄 翼鵬師接任後，增訂善本書目，並編公藏
善本及線裝舊籍的聯合書目，參與的還有故宮博物院
、中央研究院、臺灣大學等單位。所謂聯合書目，祇是各
自編目，而聯合編印統一的索引，分書名和著者兩部分。
有的單位原來並無書目，或是沒有統一的書本目錄，借這
機會都有了書目。還有的單位，竟然拒絕參與，足見在觀
念上，有的大學校長和圖書館長的觀念，與一般人還有段
距離。而我們整個圖書館界以及社會上對圖書館的認識，
比那些「先進國家」又有段差距。真正的聯合書目，應是
打散各館的書目，混合分類再編索引。可以分做四編：(一)
善本。因日漸稀少，尺度不妨較前放寬。(二)普通本線裝舊
籍。或與善本合為一編，如故宮博物院新編的書目。(三)清
末到民國38年重印的舊籍。先以人文、藝術為限。(四)38年
到61年影印的舊籍。61年第一次能源危機，此後影印的便
漸少。大陸上約在三十年前，便編印了叢書綜錄3巨冊，
是三十多所圖書館的聯合目錄，前幾年又有補編。紅衛兵
後又編有善本聯合目錄，參與的圖書館更多。早已完稿，
經部在前兩年已印行，線裝10冊一函。民國38年以前印行
的圖書目錄，也已着手編印。我們如再不動手，差距便更
大了。

館 刊復刊 另一新猷是恢復館刊，與學生書局合作，
由館負責編輯，由書局負責印銷，並提供稿酬，這一

條件很優厚。而學生書局已先創辦書目季刊，這對性質相
近的館刊無利可圖，全是翼鵬師以其學術地位、社會聲望
、人際關係爭取得來的，名為合作，實為學生書局單向的
奉獻。可惜翼鵬師去任後，館刊改與一家半官方的書局合
作，一拖半年還不付排，過了一兩年祇好收回，再找學生
書局，已不可能了，祇好自己印，費用是一筆不小的開銷
，後來改成半年刊，而步上公辦刊物的結局，想賣賣不掉
，想買的也買不到，祇是贈送若干學校和圖書館，傳播的
功能很是有限，和付出的人力物力很不相稱。其實半年刊
已不算「新聞紙」，不妨干脆改為年刊，多少可節省些人
力物力。抗戰前的國學圖書館便是如此。如今香港新亞書
院學術年刊，每年都有五百頁光景。還有館中又編有漢學
研究通訊、中英文館訊，鄙意不妨合成一個刊物，便能3
個月出一期。國學圖書館年刊便是這樣綜合性的，其中甚
至包括該館一年中的大事記、工作報告、各項統計、入藏
書刊、重要贈書等。四、五十年後，找起來很方便。倒是
有些圖書館所編的通訊一類小冊子，想找也很難找到了。

書 志和書評 館刊的內容，除學術編著、館務概況外
，翼鵬師特別重視善本書志和書評，書志沿用慰堂師
的構想，綜合一部書的各種板本寫成一篇，考其源流。瑞
卿先生則以四庫珍本為先。書評則以國人評外國人的漢學
論著，並翻譯外國人評中國人的論著為主，一方面增進中
外漢學行情的交流，一方面避免不必要的爭議。後來館刊
的內容漸漸改變了，甚至看不出重心所在。這些改變也許
有其必要，我就無從置評了。我在館服務時，對館刊很付
出些心力，不免寫得多些。翼鵬師任館長僅一年半，建樹
則很多，我沒有參與的，就從畧了。這一年半期間，和翼
鵬師過從也很有限，祇有先父傷腿期間，在基隆住院療養
，去探視時常搭便車到南港，在車上說說學術界的情況，
問問我讀書情形，並加指示，得益很多。

書 目叢編 上文說到書目印行計畫未能實現，而需求
則頗殷切，以我自己來說，公私兩方面都常要利用到
各種書目，館藏既很有限，需要時便得到臺大去找。臺大
也沒有的，就得去史語所，那時交通很不方便，祇好記下
，等待查的資料多些，或有迫切需要時，再去查。就便看
看其他的書，耗上一天。這樣既麻煩又不方便。於是我接

洽私營的書局，都以沒有銷路而不加考慮。好不容易找到
一家，又恰逢書局大改組。最後找到廣文書局，在創辦時
我也做過幾個月的股東，而後來的經營者多是同學，在認
賠的心態下姑且一試。56年推出書目叢編，計收千頃堂書
目等19種，底本都借自丁念先先生，每書前都撰有一篇敘
錄，並另彙印單行本，比書目舉要的提要詳明多了，這自
是五年間讀者不無寸進，也是在館中工作上所得的成果。
書局是不賠也不賺，有些書目，到如今十多年還沒賣完。
此後年出一編，中程計畫可出十編，可惜到60年時，由外
力介入，離間了我和書局的關係，雖也有人編出了第五編
，此後便停止了，這是很可惜的事。而這股外力，可說我
在館中所秉持的為人和服務態度所招致的，真是憾事。後
來成文出版社也印了書目類編，各書都未附提要，再加上
其他公私單位編印的書目，常用的、重要的書目，大致多
有了，不知節省了多少人跑臺大、跑南港的精力。我自問
付出了一些心力，惹了一些煩惱，卻得益更多，甚至影響
了我至今二十年間寫稿的方向。

烹 平石經 57年3月，包龍溪先生繼任館長，包先生
精明幹練，長於行政，計劃選印善本書，每種書都彙
集各種本子，去其重複，編成最足的本子，並撰寫提要。
其他如編印各種索引，推行館際互借、館際合作等事宜。
可惜因肝病，在任不到兩年便病逝了，祇有57歲。包先生
首創歷史博物館，真是白手起家，無中生有。我常讀該館
的一些藏品的取得，比其他單位交換得到的還多。且舉一
例，四十八、九年時，有漢熹平石經公羊傳殘石要賣，當
時想要得到的單位很多，來頭都要比該館和包先生要大得
多，結果還是由該館請到專款購得。

建 教合作 五十七、八年，閱覽組主任劉崇仁先生兼
理世界新專圖資料，邀我去兼課，開過中文參考資料
、目錄學等課程，隔了十多年，又有機會重上講臺。當時
世新的學生多來自中南部鄉間，未曾經過惡補。所以在
大學聯考爭不過都市中的學生。然而富有潛力，科中所開
課程，並不比大學少，祇是每科學分少些。其實師父帶進
門，修行在各人。靈光的學生，一點就透。而且他們畢業
以後，不會去計較職位、工作和待遇，祇知埋頭苦幹，能
力比大學畢業的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很能受到同事、主管的
賞識、讀者的信賴。不是在中央圖書館，我也就不會到世
新。可惜61年春，因利用館中藏書去教學，引起「誤會」
，使劉主任夾在當中很為難。聽說有些私立學校，想要聘
書得有點表示，而劉主任什麼也沒撈到，反而費精神，至
今想起，仍感不安。

在世新兼了幾年課，使我有幾點感想：(一)多數的課程
，不一定非得多少學分不可，端在教的人如何運用。(二)
學歷雖不致無用，也不見得修業有一兩年出入，能力便有
差別。像師範改師專、師專改師院，「格」是升了，真的
就提高師資的水準了嗎？(三)學校有什麼圖書設備是一
回事，而能否充分利用，是另一回事。評鑑時也曾提出有
槍砲而不買子彈的比喻，然並未能改善這一情形。(四)技
術性的科系，最好能充分利用「建教合作」，以落實教學
效果，對建方也可發揮其功效，並儲備人才。(五)我是一
個不易與人相處的人，中央圖書館給我一個單純的環境，
有些地方很縱容我所以能一混十多年。至於私人機構，咱
家說了就算，就不那麼好混了。

黯 然離去 其實公家機構，我也不一定能混。包先生
去世後，館中的變動快速而急劇，使我習於慢幾拍的
，招架不住，道不同不相為謀，祇好離開了。乘興而來，
敗興而去。來得偶然，去得突然。到我離職時，環境雖已
改變，可是良師已一一離去，深感館中已不復再具十多
年來適合我的環境。離館時自感罪過不小，也未和大家打
招呼。事後還是有18位友好合送了我一批常用的參考書，
此後到館看書辦事，還是得到一些照顧，都使我永難忘記。
在館服務期間，是28歲到43歲，正是一生的黃金時段
，五千六百六十多個日子，自問不無微勞，最後落荒而去
，卻也問心無愧。而從館中所得到的，那就更多，有着極
大的順差，也有極大的影響。

野 人獻曝 中央圖書館遷入新廈，氣象也更新了。譬
如電腦這玩意，二十多年前在美國的圖書館就普遍利
用，如今我們也有了。我在十多年前也學過三個晚上，便
知難而退。所以即使還留在館裡，也早該淘汰了。最後說
點我對中央圖書館的期望，野人獻曝，雖很可笑，卻也出
於一片誠意。慰堂師說過，中央圖書館是學術圖書館。
research library。又說，要和諧相處。多年間，我深慚
既而未能在學術領域有什麼收獲，而又不能與人和諧相
處。中央圖書館的創立，遠在國學圖書館和北平圖書館之
後，即使不說是後來居上，至少也並無遜色。五十多年來
，在歷盡艱辛中持續成長。可是學術地位，最有待加強。
除了提供各界人士的研究資源，自身也宜在服務之外，形
成和諧而可供進修的環境，並鼓勵同仁進修。使館內以
至館外的刊物、出版品中，能出現更多的同仁論著，也
惟有館員能具有相當水準，才能充分服務學術界，成為
名實相符的學術圖書館。(完)